

早晨,天气凉爽,阳光明媚,绿树成荫。村子里,田野上,到处都能听到清脆的鸟雀叫声。在各种鸟儿“叽叽”“喳喳”“咕咕”“啾啾”的啼鸣声中,忽然听到了婉转悦耳的燕子呢喃声。翘首寻望,便看到了双双相偕、展翅飞翔的燕子的影子。蓦然间,我想到了岭上的燕子。思绪也飞回到那个高土岭上的小山村……

二十多年前,入秋后的一日上午,在蒙蒙细雨中,一辆旧机动三轮车,沿着一条狭窄弯曲、坎坷不平的小土坡路,“吭哧吭哧”爬行了约莫个把钟头,把我拉上了一个陌生的小山村。我和村干部、学生家长忙碌了半天,把学校屋内院中打扫干净后,便安顿了下来。我离家十多里路,来到这个小村子里,做了一名小学代课老师。

这小村子的“学校”,也就是一个与普通农家无异的小院落,校舍是四间老旧瓦房,两间做教室,一间放杂物,一间是我的宿舍、厨房兼办公室。

教室门口西侧长着一棵大桐树,树立着一个水龙头。

学校实行复式班教学制,有小学一、二、四年级学生七名,老师仅我一人。我身兼数职:校长、教师、厨师、门卫。

我在教室墙壁的黑板上写了一行字,领着孩子们读:“秋天来了,一个新的学年开始了,我人生的新起点吹响了哨声……”

我很快地就适应了这个地处偏僻、近于封闭的小村子的环境,安下心来,开始了自己高土岭上的教学生涯。虽然学生少,但分为三个年级,课门多,讲课教学工作又繁杂又辛苦。学生家长,有的在外打工,有的农活繁忙,没法管老师饭,因此,每日放学后,我还要抓紧时间自己做饭吃。馍和新鲜蔬菜,由学生家长轮流送来,让孩子拿到学校来。我的饮食起居和教学工作,按部就班进行着,虽然忙碌辛苦,但我充实而快乐。因为,工作着是美丽的。

到岭上小学校执教十几天后,一日,忽然看见校院南墙角草丛中,开了几朵筒形的花,有黄色的,有橙色的,艳丽别致,惹人喜爱,给空落落的校院,增添了几分新颖和色彩。孩子们告诉我,这是前任老师种的金针菜。金针菜,又叫黄花菜,花朵采摘后可食用,是美味食蔬。金针菜的采,早晨开放,夜晚凋谢,到第二天早晨,又有新的花骨朵儿破苞绽放,一展美丽姿容……

每逢星期日放假,我就骑自行车外出散心,到村街上,到村边打麦场,到村外田间小径。

这个高土岭上的小村子,东、西、北,三面临沟,村口在村子的东南角。全村只有一条南北方向的土街道,街北头校院后侧,耸立着一座水塔,街南头盖着一间小菩萨庙。村街两侧,是村民成排的院落,每排有五六家。村民家门外到沟边,分布着五个小块的打麦场,场上堆着新积的麦秸垛儿。沟边长着一长溜子的高矮粗细参差不一的柏树。每次,我骑车到了打麦场上,总有从青翠的柏树枝上传来的鸟雀叫声回荡在我的耳畔,响亮而动听,好像在向我问好似的。这情景,让我时时萌发诗情,产生灵感。

小村子,地多人少。全村人口仅有一百二十多人,其中有不少村民在外地打工上班,不常回村;留在村里的村民,也一日两响辛勤地在自家田里劳作,不肯歇息。我每每外出,村街上总是冷冷清清,不见人影。有时,能遇到几位老婆婆围坐在街边打牌。见了我,她们就笑容满面地向我打招呼,邀我也玩玩牌。但这种长条形的牌,我不会玩,只好婉言以辞。几个老婆婆,玩耍的牌是掀“花花”。

“放水啦!放水啦!”

村街上传来的吆喝声和村民们用各种车辆拉着水桶急匆匆奔向土街北头高水塔去取水嘈杂的声响,打破了晌午时分学校的寂静。我拧开教室门边大桐树下的水龙头,清亮纯净的自来水就“哗哗”地流泻出来。我用学校的一只小水桶提水,把教室里的一口盛水盆倒满,又打开校门,啜拉水的村民来校院里取水……

这小村子的村民,几十年前,都住在沟崖下面的土窑屋子里,出行不便,生活困苦。后来,由人民政府统一安排,资助帮扶,村民都在沟崖上边平地上了新瓦房,搬迁了上来。政府投资,建了一座高水塔,完善配套设施,把沟底的机井水,用扬水泵提水上沟,抽入水塔,彻底解决了村民的吃水难题。村里又通了电,家家户户外安上了照明电灯,永远告别了煤油灯照亮的日子。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下,全村村民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岭上地土宽。土地种植结构改变之风吹起后,村民们随风而动,也种植起中药材,栽种了苹果树,大幅度增加了收入。但是,村民们仍面临着一些难题。严重缺水的干旱田地,和进出村子的陡坡土路,阻碍着村民生活的进一步改善,阻碍着小村子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小村子偏僻、闭塞的环境,阻隔着外面世界繁华和信息的涌入,却也滋养着全村村民淳朴、憨厚的品格。

渐渐地,我认识并熟悉了一些村里人。

村委主任老梁,是一个络腮胡子黑脸膛的中年汉子,性情豪爽,直言快语。老梁亲自带着三轮车司机把我接到岭上。我坐到岭上后,有空就来到学校看一看,坐一坐,叙叙长问,就我的生活关怀备至。初到岭上时,季节虽已入秋,但暑气未消,

岭上的燕子

王凯平



王凯平

叮人的蚊子甚多,老梁就给我送来他用青蒿编做的用来熏蚊子的土“蚊香”。八月十五中秋节到了,老梁给我送来了又香又甜的月饼。地里的苹果熟了,老梁又给我送来了一大袋……

一天上午上课时间,一位老年村民拿一个小凳子进到校院,不声不响,坐到教室窗外,静静地听我给孩子们讲课……这位老者就是老常叔。老常叔原是河南省新乡人,年轻时一家人来到山西,在岭上定居。老常叔生活坎坷,饱经风霜,清瘦的脸上布满皱纹。他是一个瘦快人,只有一条胳膊,眼神也不好。几年前,他在家做鞭炮,不慎炸伤爆炸,炸断了一条胳膊,还炸伤了眼睛。虽然伤残了,但他性格乐观开朗,靠着顽强的毅力,学会了用一条胳膊一只手干各种家务活,和面、做饭、蒸馍、洗衣服……老常叔说,他小时候家寒,念书不多,就来学校听课,学些知识。老常叔心灵手巧。他拿来用一只手扎的一只鹰形风筝让我和学生们看。秋风刮起时,老常叔就唤我和学生们看他放风筝。当鹰形大风筝昂首展翅,在村边打麦场上被秋风吹上高空自由翱翔时,孩子们喜笑颜开,兴高采烈,发出一阵阵欢笑……冬天下了一场雪后,气温骤降,老常叔给我送来一件厚皮大衣,让我御寒。老常叔的一片热心,让我倍觉暖意。

假日里,我站在沟边的柏树下眺望沟壑景色时,有时能听到从沟底里或者沟崖小径上飘来的歌声。我知道,这是“墨老汉”在唱歌。“墨老汉”本姓姜,因为脾气“犟”,就得了“墨老汉”这雅称。老姜头是一个老羊倌,肩上总搭着一条用来擦脸的羊肚子白毛巾。每天上午,老姜头吆喝着,把他的一群羊,顺着沟崖小径赶到沟里去放;傍晚时分,老姜头又把一群羊赶上沟来回家去。老姜头在沟里放羊时,寂寞了,就吼开嗓子唱歌。他只会唱陕北民歌《泪蛋蛋抛在沙蒿蒿林》那首歌曲。起初,听到老姜头唱这首有点酸溜溜的陕北情歌,我还觉得这老汉有些老不正经。后来才听说,老姜头年轻时,喜爱上了村里的一位姑娘,但这姑娘,有一天不小心左脚掉到深沟里了……啊!我一下子全都明白了!此后,我会很用心地倾听老姜头用沙哑的嗓子唱这首歌。虽然他的歌唱得并不十分悦耳动听。

我熟悉的村里人,还有冬天里给我送来一大碗酸酸菜的李大妈,经常夜晚来学校陪我聊天,与我同乐的将军……理所当然,还有我的每位学生的家长们。

第二年春季开学后,我又来到了岭上小村。冬去春来,万物复苏。校院南墙角,叶子在冬寒里干枯了的那畦黄花菜,嫩绿的叶芽又破土而出。这从生的黄花菜的新叶子,一日一日,逐渐长高长密,为夏秋时节花季的到来,积蓄着养分和能量。孩子们从地里刨来各种野花草,栽种到校院墙边。校院里生机盎然,花香飘逸。

在朗朗书声中,阳光渐热。不知不觉,到了初夏时节,燕子飞到了岭上。岭上的燕子胆子大,和人亲近。假日里,我骑车在田野小路行驶时,就会有几只燕子时前时后伴着我,贴地飞舞,呢喃细语,让我心中惊奇,欢喜异常。

一天,两只燕子飞进了校院。这两只燕子在校院里飞来飞去,盘旋了几日后,开始了在教室东间的屋檐下衔泥筑巢……过了些日子,教室屋檐下的燕巢里,就孵育出一窝小燕子来。

课间活动时间,看校院里屋檐下的燕子,成了孩子们的最大兴趣。

每天,燕子爸爸和燕子妈妈都要飞出燕巢,飞出校院,飞到田野里,给一窝燕宝宝觅食吃。向两只大燕子辛辛苦苦觅食回来,勾串小虫只飞回校院时,几只毛茸茸的浅黄色的雏燕,就你推我搡地拥到巢边,把圆圆的小脑袋伸出巢外,张开小嘴,喳喳叫着,嗷嗷待哺。看着几只燕宝宝从大燕子嘴里争抢小虫子的情景,孩子们欢叫着、蹦跳着,小脸蛋上露出快乐而甜蜜的笑容……

一日一日,小燕子渐渐长大,浅黄色的羽毛变成了闪闪发光的黑蓝色,羽毛颜色和大燕子一样了。几只小燕子扑棱着小翅膀,飞出燕巢,开始跟着大燕子学飞了。不久,大燕子就带着小燕子,飞出校院,飞向广阔的田野……

我在这沟壑纵横、空气清新的高土岭上,在这个偏僻闭塞、人烟稀少的小山村,前后生活了两三年时间,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在物质生活清苦、精神生活单调的境况下,我忍受寂寞、克服困难、认真备课、勤奋施教,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成绩,多次获得镇联校的表彰和嘉奖。我十分珍惜这段美好时光,把它深藏心底。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尽管二十多年已经匆匆过去,但我难忘小山村里曾与我朝夕相处的、活泼可爱的孩子们,难忘小山村里为人淳朴、心地善良、热情好客的父老乡亲们,难忘高土岭上一幅幅春花秋月、夏风冬雪的自然美景。时光小逝,新年,记忆历久弥新。高土岭上的小山村,牵系着我感于心中永远的情结。

触景生情。我的思绪,常常飞回到那个似乎很遥远的高土岭上的小山村;我的脑海里,常常浮现出翩翩飞翔的岭上的燕子轻捷矫健的身影……



九月的长空,天高气爽;九月的大地,硕果飘香;九月的鲜花,芬芳四溢!九月,灿烂的阳光,悄悄溜进每一所校园;九月的老师,沉浸在幸福海洋之中!

九月十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每一个中华儿女都托付它一件重要的事:向天下所有老师致敬!为天下所有老师唱一曲九月的赞歌!

啊!所有可亲可敬的老师!走上讲台,您便走进了一双双清澈如水的渴望;于是,您身后的那块黑板,成了您生活舞台深邃的背景,手里的那支粉笔,成了您毕生洁白的追求。

于是,您在情有独钟的黑土地上,耕耘着春夏秋冬,播种着日月星辰,用智慧的双手,磨去孩子们心头的无知,用一个爱字,凝聚成一座坚实的丰碑,矗立在孩子们的心中。

在您瘦削的肩上,一群群嗷嗷待哺的乳燕展翅飞出校门,飞向辉煌的

接到姚老师仙逝的电话时,我正在千里之外的省城参加培训,眼前立刻浮现出一位瘦小、精致、慈祥的老太太大形象。这个形象和三十多年前那位干净、利落、满面笑容的中年女性没多大改变。要说变化,唯有岁月深刻在她脸上的印记。

对姚老师的记忆,是从一九八一年秋天开始的。那一年,作为县属高中的王村中学撤并,高中老师留在原校,迎接我们这届首批由全县招收的重点初中学生。可以说,在此之前,我们大都没有离开过自己生活的村庄,当时也没有任何通信工具,更不用说过见过任何世面了。对男孩子来说还好些,可能更多的是庆幸离开父母管教,而对于我们这些女女生则是另一番情形。我直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是到校的当天晚上,一个扎着两条小辫、身材瘦小的女生,因想念父母在宿舍放声大哭。一时间,相互还不熟悉的我们都郁郁寡欢,宿舍里的气氛异常沉闷。突然有人小声道说:“别哭了,老师来了!”话音未落,一位中等个子,留着齐耳短发,穿着灰白上衣的女老师推开了门:“哈哈,谁在哭鼻子,羞不羞呀?”伴随着爽朗的笑声,姚老师介绍了我们自我介绍的班主任,所以还没正式和大家见面,她就住在我们的宿舍的对面——女生小院的东大门口。姚老师边说边走到哭鼻子的女女生身边,抬腿侧身坐在水泥铺就的大通铺上,一手抚摸着她的肩膀,一手擦着她脸上

我的老师王辛卯,盐湖区曹允村人,生于一九三四年农历四月初八。他一九五五年从运城师范学校毕业,首先来到我们东庄初级中学任教,三年后荣调寨里完小,一九六八年升任教导主任,之后陆续在曹允、李村、杨谷、东任留等学校担任校长,再后来被调到北相镇联校搞成人教育,是呕心沥血献身教育四十年的人类灵魂工程师、光荣在党六十三年优秀共产党员。

我一九五六年入学,王辛卯是我的启蒙老师。他心怀大爱,教育有方,重在塑人。他结合《小学生守则》,形象地给我们讲,要遵守纪律,避免迟到,就要骑车,见了老师或长辈,要讲礼貌就得下车。因此,尊敬的“尊”字没坐牢,遵守的“遵”字有坐牢。这让我们既认识了字,也懂得了礼。他给我们讲解课文《国王有十个儿子》的故事,教育我们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团结起来。他还教我们唱《团结就是力量》,从小树立我们团结奋斗理想信念。两年后,他荣调寨里完小,带五六年级和六年级高小班。

我是一九六〇年考进寨里完小的,五年级时换了几任班主任,致使我班纪律松弛、班风混乱,旷课逃学的现象时有发生。升入六年级后,由王辛卯老师带我们语文课兼班主任。我初小时曾接受过王老师两年的谆谆教诲,现在听说他争强拼搏带了十五班,互助合作带了二十班,以优异的成绩送走了两届毕业生,是有名的模范教师,又是自告奋勇要带这个混乱的二十一班的,更增添了对他的敬意。他对我关爱而器重,让我当副班长,将我的作文批阅修改、贴堂展览,既是对我的鞭策鼓励,也是对同学们的正确引导。为了整顿纪律,扭转班风,他在培养树立典型、做好正面教育的同时,还用惩罚的方法进行直观形象的教育。一次上课,他拿来一个旧墨水瓶放在桌子上,让学生提来一茶壶水,不停地往墨水瓶里倾注,任水瓶溢流而不间断倾注,直到一茶壶水倾满了,而墨水瓶依然是一瓶脏水。他讲:“这就是

第39个教师节特刊



九月的赞歌

■彭建国

明天;一批批登攀的青年,走出幼稚,跃入文明的殿堂。

您爱给孩子们讲故事,想不到自己也成了故事,装进孩子们的书包,装进熟悉您的人们的记忆。您爱写校园诗,校园的每一草一木都成了您笔下漂亮的小诗,每个学生便是诗中精彩的诗句。月亮最清楚,每个夜晚当它在空中俯瞰大地时,同学们都做着圆月的梦,而您的窗前却始始终亮着。备课的低吟送走了月亮,钢笔的沙沙声迎来了熹微的晨光。当表上的秒针再一次把黑夜划破,您笑了,因为您托起了一轮轮初升的太阳!三尺讲台上,未必有风流倜傥的浪漫;平凡的故事里,

也未必有荡气回肠的情节。但,在您窗前不灭的灯光里,生长着明天的灿烂和辉煌。读遍您用热血书写的人生,全书只有一个字:爱!爱教育,爱学生,爱现在,爱明天!有人说,教师的爱是滴滴甘露,即便枯萎的心灵也会因之复苏。从小学到大学,老师们手把手教孩子们生活常识,引导他们培养健康兴趣,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爱的师魂,无处不在,有爱方能育良才。不时也会听到有些教师感叹“现在的孩子不好教”,其实也不尽然。现在的孩子见多识广,思维活跃,接受能力强,反而更因为因材施教。时代在变,但只要爱

林下风致

■张彩霞

的泪花。小女生难为情地停止了哭声。姚老师笑着又说:“没关系的,第一次离开都会想家的,习惯了就好了。”她一一询问我们的姓名和村庄,如同妈妈一样和我们拉起了家常,直到宿舍地灯才离开。此后,姚老师更是对我们这些女女生十分呵护,因为生理的原因,我们每月总有几天无法上早操,当我们难为情地向她请假时,姚老师总是及时为我们端来红糖水,叮嘱我们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虽然,姚老师仅为我们上了一年的语文课,但她站在讲台上那种精神风貌、笑容灿烂的模样已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深处。她讲课条理清晰、干脆利落、从不拖泥带水,善用比喻,写得一手漂亮的板书。她为我们讲解写一篇《蚕》的文章,我至今仍有印象。当时,小小的我们几乎都没见过蚕吃桑叶的情形,她详细地分享了她小时候的故事,我才得知她生在一个家不错的大家庭,家里当时开有几个店铺,包括蚕坊。她说蚕在吃桑叶的时候,就像用大扫帚扫树叶的感觉,“嚓、嚓、嚓”地停不下来。这种声音尤其在夜晚特别清晰也特别美妙。讲到这里,她还特意停顿了一

回忆恩师王辛卯

■梁柱

不出不入。如果把错误思想和不良风气克服掉,正确的思想和好的风气就树不起来。一个人是这样,一个班也是这样。”深刻的道理经他如此形象生动地演示出来,同学们都有醍醐灌顶的感觉。他还结合课文,编导由我、原保平等饰演的活报剧《工人代表刘奇在安源》,使我们对课文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思想也得到进一步提升。他讲课不搞填鸭式满堂灌,而是善于启发提问,形成师生互动的生动局面。经过严厉整顿,我们这个“乱”班很快转变为学校的“红旗”班。高小毕业升学考试,我们二十一班十余名同学考上了中学,在六二届三个班里考得最好。王老师被评为全县模范教师、优秀党员,得到头等“跃进”奖,一连升了二级工资。

王老师心怀大爱,视学生如子女,在当时交通不便、电影未曾普及的情况下,骑自行车带学生进城看电影,参观拖拉机,让学生见世面,开阔眼界,接受新鲜事物。我小学毕业暑假期间,就由王老师用自行车带我到他家——二十里外的曹允村,在他们家吃饭,在他们家睡觉,在他们家自留地里干活。王老师还用自行车带我回去运城看老虎。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上运城,也是第一次看老虎。一日为师,终身称父。赫赫师恩,铭记于心。

王老师团结同志,风格高尚,顾全大局,维护整体利益。一次他带领学生到张岳大队摘棉花,大队书记要给每班学生每人发一双手套和一条毛巾。他考虑每天来了三个班,不能只管自己班同学,要让全体同学受益,在大队没有准备下那么多手套和毛巾的情况下,他和一起来的李宜华、卫永仓老师商议,让每班评选十五名摘花能手予以奖励,以此形成你追我赶上

下,说道:“你们可别小看了蚕,它们辛苦地默默劳作,为我们伟大的祖国争了光、添了彩,是伟大的爱国者!”看到我们一个个疑惑不解的神情,她笑语盈盈:“不是吗?你们学历史就会知道,我们的祖先最早养蚕织绸,开辟了丝绸之路,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世界声誉。这能不说蚕是伟大的爱国者吗?!”如今,当我走进运城博物馆,仔细端详夏县西阴村考古出土的“半个人工切割下来的蚕茧”文物时,总是想起姚老师这个蕴含幽默富有哲理的比喻。

再次与姚老师重逢,已经时隔30年。在老班长和几位热心同学的安排下,我们毕业后第一次相聚。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大家还邀请到了几位初中的老师,姚老师正巧就住在附近,便由儿子陪同多年,相互见面后,竟得知她儿子是我多年的同事。这以后,聊天的话题更是离不开姚老师。姚老师毕生都致力于教育事业,桃李满天下,自己也一直笔耕不辍。后来,我还意外地得到她手写的一幅毛笔小楷:“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

回忆恩师王辛卯

■梁柱

游的生动局面。结果三个班评出四十五名摘花能手,每人都得到了手套和毛巾,学校还得了个“老虎连”的玻璃匾荣誉奖励。

二〇〇六年,我和原保平、张守业等十余名老同学前往曹允村,与王老师一起欢度他的七十二岁华诞。二〇二〇年教师节前夕,原保平、张守业和我相约来到王老师的住所。他已过了八十六岁,行动迟缓,走路半步半步地往前挪,思维依然活跃,热情地与我们交谈着。问起我父亲,我说走了。又问高寿?我答九十二。他掰着手指头划了划,说是属蛇的。他还问我“梁柱”的名字是谁起的,称赞这个名字好。

去年八月初的一天,原保平发来王老师患病的视频,令我难过和不安,急忙和王老师的儿子翻身通电话,得悉老师已经住进中心医院监护室。他告我:“不用来了,来了也见不着。”我每天盼望着老师康复出院的消息。两天后,翻身发来视频,躺在床上的王老师气息微弱,和她女儿对话:“肚里寡哩!”“你想吃啥我给做!”我急问这是哪里?答曰医院。虽然还是不能相见,心里感到些许慰藉。

十一日得知王老师已出院回到家的消息,赶紧于次日早饭后驾驶电动车前往探视。正是伏天,躺在床上的王老师仍盖着被子,怕风不敢开空调,只好在他的脚头放个电扇,对着门口吹。我呼喊王老师,他艰难地睁开双眼,盯了一会儿,用他那微弱的声音说:“福善(我的小名)”接着翻身说:“脑子清晰着哩,就是吃不上饭,衰弱得很。”是啊,老师没有精神,睁开的双眼又闭上了。我和翻身坐在旁边说话,忽听老师说“看到了,看到了。”他声音微弱,我没听懂就“噢噢”地胡应

的师魂不变,教师就不会墨守成规,而是与时俱进,帮助每一个孩子实现人生出彩。

老师!三寸粉笔下,你们干出了惊天动地的事业;三尺讲台上,你们奏响起美妙绝伦的乐章!

老师!您是人类文明的旗手,是民族希望的晨光。任凭斗转星移,潮起潮落,您用坦然的微笑,面对人世间的风风雨雨和滚滚红尘!

师恩如山,因为高山巍巍,使人崇敬。

师恩似海,因为大海浩瀚,无法估量。加减乘除,算不尽您作出的奉献;诗词歌赋,颂不完对您的敬仰!

今天,我们在九月向您郑重承诺,我们会带着您的谆谆教诲,努力学习,践行不悔的誓言;我们会用您的传授的智慧,造出一条阳关道!我们会沐浴在您的祝福中,开创出一片艳阳天!我们会在发展中不断感受着您的恩惠,把一腔热血化作报效祖国的动力!

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李白《塞下曲》)展卷细读,字里行间蕴藏着一股英气,如果不是对她有所了解,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位近80岁高龄女性的手迹。我对她的家庭也有了较多的了解,她的爱人是一位画家,曾在兰州某部服役,转业到运城日报社做美术编辑,1962年返乡后一直生活在农村老家,对乡村生活有着独特的体验,创作了很多反映农村劳动场景、农家生活情趣、农民人物形象的作品,编辑成册的《柯里画册》一度在我们同事间争相传阅。在这样的书香家庭熏陶中,她的大儿子已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书法家,二儿子也成长为一名行业骨干。真可谓“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我想这也是姚老师晚年最欣慰的事情。

我最后一次见到姚老师,是在她长孙的婚礼上,她依然是笑容满面、神采奕奕,依然是思路清晰、干净利落。与她交流,看到的是一种从容恬淡、优雅素净,让人想到颇有“林下风气”的谢道韞,想到“走到人生边上”的杨绛先生。

如今,我也已过天命之年,总会想起学生时代,更能深切体会到,老师给予了我们无价的品德和师爱,给予了我们通往知识殿堂的基础和桥梁,给予了我们认知世界的好奇和兴趣,给予了我们美好人生的憧憬和向往!每每想起姚老师,一如林下风致的她的身姿总在眼前,挥之不去,成为我效仿的楷模。

着,又听老师断断续续地说道“启蒙老师——国王——有十个儿子”。我恍然大悟,想起二〇一九年我写了篇《我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文章,刊载于《运城晚报》。文中写到我的启蒙老师王辛卯给我们讲《国王有十个儿子》的故事。原来王老师是在说他看到了我的文章。六十年了,他还是那么关注他的学生。

我还是放心不下在病中煎熬的王老师,时不时与他儿子微信联系。八月二十三日,获悉王老师又住进了中心医院监护室,我无可奈何,只能不时发个微信,祝福老师康复。九月二十六日,得到王老师病情“稳住了”的信息,感到稍许宽慰,一面祝福老师早日康复,一面对翻身等致以慰问。十一月八日,得到老师出院在家的消息,无奈天气恶劣,不便出行。十一日,我给翻身发微信:“预报明天天气晴好,我要去看王老师。”他回复不让我去,说:“天冷,你也年纪大了,不用来回跑啦!”我说:“我还行,我想去。”次日早饭后,我驾驶电动车来到王老师的床前。复旦大学清尚创意城的十层楼上阳光灿烂。他儿子喊他,看是谁来啦?大声呼喊“王老师!”他微微睁开眼睛,更加微弱地说出“福善”。老师脑子还清晰,认识人。他总是吃不了饭,只能喝一点牛奶。这些天请医生到家里打吊针,输营养液和消炎药。少顷,翻身送医生回来,又问他爸“看是谁?”我再次呼喊王老师,他又一次艰难地睁开眼睛,叫了一声“梁柱!”尽管声音非常微弱,我还是非常敬佩!敬佩老师如此坚强,在生命垂危之际,毅然开动脑筋,从他记忆的大脑词库里,搜索出我的小名和大名。

这次相见竟是我和王老师的最后诀别。在王老师病榻上挣扎了十个月,实在是精疲力竭,于十一月二十五日与世长辞,享年八十九岁。正如捷克诗人曰:“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王老师的音容笑貌永远是我想脑际绚丽的风景,他的教泽大恩和高风亮节永远是我心中巍峨的丰碑。